

## 編輯的話

追求確定性乃是人類文明發達的一個主因，但也因此引發重重危機。

對於確定性的渴求，經常使我們走向偏執的化約主義和本質主義。本期六篇文章可說分別從不同角度，具體而微地提供我們一個從教育場域反思前述危機的機會。俞懿嫻在〈教育哲學的傳統與現代——古典人文主義與 J. Dewey〉一文中指出：現代教育哲學若持續將最高價值化約為「科學、技術和民主」，將與歷史文化淵源脫節，終使教育失落「人之身分」的構成要素——人格品質。朱啓華的〈I. Kant 道德教育之方法學探討〉一文，闡釋 Kant 以純淨道德意識之養成及絕對道德義務之實踐為目標的德育觀，如何構成一套理路一貫的思想系統。但 Kant 思想中以理性作為人之至高尊嚴及純淨象徵的本質主義論調，卻可能成為人類想像力及生命力衰弱的根源，李崗在〈J.-F. Lyotard 對 I. Kant 壯美觀的解構及其在情意教育上的省思〉一文試圖證成的即是此一核心論點。林仁傑的〈解釋過去／瞭解現在／預測未來——論歷史研究的典範轉移及對教育史研究的啓示〉一文，說明「歷史定律是否存在」之爭論，隨著研究典範之轉移，似有不同的解答，且其中關鍵應在於歷史事件之因果有無確定之可能的議題。認為此一確定性存在者，肯定歷史研究的推測及預測效度；否定此一確定性存在者，傾向將歷史研究的推測及預測，視為理據不足的化約主義作風。讀者可以從這個因果定律的爭論出發，思考鍾鴻銘在〈H. Rugg 教科書爭議事件〉一文中所述 Rugg 的社會科教科書在美國學校中消失的「果」，究竟「肇因」於何？同時反省秦夢群、吳勁甫在〈國中校長轉型領導、學校組織健康與教師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〉一文中，所謂校長轉型領導、學校組織健康與教師組織三者之間的「關係」，是否存在著複雜而不可化約的面貌。

我們越是渴望的確定性，往往越是不可確定。教育及教育研究在尋求確定性的同時，似應正視不確定性的存在與價值，才能為多元動態之人性及文化，提供健康的孕育環境。

教育哲史領域責任編輯 林逢祺 謹誌

2006 年 9 月